

## 第一章 愛裝可憐的灰姑娘

她始終坐在這裡，一動不動。

一個時辰過去，濕淋淋的衣裳被風吹得半乾，她定眼看著海面，整個人傻得可以。

她的頭很痛，無數影像不斷往腦袋裡鑽，像播放電影似的。

天很藍、海水更藍，金黃色沙灘上空無一人，空氣裡帶著淡淡的鹹味，那是既陌生又熟悉的氣息，陌生感是來自靈魂，而熟悉感是來自身軀。

在靈魂與身軀交融的過程中，她感受到微微的疼痛、微微的麻刺、微微的……她無法形容的感覺。

海水清澈見底，遠處的樹木綠得耀眼，風景美得像明信片似的。

呵呵，予菲傻笑兩聲。沒錯，問題就在於「風景美得像明信片似的」。

她只是聽說那座山上有龍氣，半生為人看相、看風水的她想著或許山上有旁人想也想不到的好東西。然後她來了，可惜龍穴沒找著，一個天搖地動，腳底下的石頭鬆動，她就被埋在了山石底下。

再然後……沒啦！

萬貫家財沒啦，辛辛苦苦建立的名聲沒啦，淘摸的古董沒啦，她擁有的一切，通通都沒啦……媒體記者會怎麼描寫她的失蹤？說她坐化升天、羽化成仙？

成仙……呵、呵呵，她又笑了，笑得滿面無奈。

清醒那刻，她發覺自己在海中載浮載沉，奮力游上岸後，她看著身上的藍色粗衫，樣式老土到很難看的鞋子，先發呆五分鐘，她拒絕承認穿越這種事的存在。

這還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從「她」記憶中透出來的訊息。

她是個灰姑娘！而且是那種大眼睛、小紅唇，眉一蹙、未語淚先流，嘴一噘、滿嗓子嬌嗔，整個人做作到讓人很想死的灰姑娘！

什麼？不認識灰姑娘？不會吧，仙蒂瑞拉啊，那個從早到晚在掃灰塵的姑娘啊，她老爸娶回一個帶著兩個拖油瓶的老女人，然後她一路被虐待，直到換上玻璃鞋，嫁給王子，故事結束。

原主叫做陸予菲，娘在生下一對雙胞胎妹妹之後離世，爹為了傳宗接代必須再娶，可惜家裡條件太糟糕，娶不到黃花大閨女，只好娶個附帶拖油瓶的寡婦回家，然而娶進門後，那寡婦生下的還是女兒。

通常這時候，男人應該開始考慮是不是自己沒有兒子命，但她爹很天才，非但不認命，每天耕完田回家就把寡婦拖進屋裡，為繁衍後代而努力，聲音大到……很刺激。

幸好，最近他成功在寡婦肚子裡埋下種子，這才消停。

陸予菲和灰姑娘的差別在哪兒？

第一，寡婦家的拖油瓶只有一只，年紀和她一樣大；第二，陸予菲對於繼母的虐待並不會全盤接受，但她從不在明面上反抗，只在暗中動手腳，惹得親爹對後娘好感降低。

那你要問了吧，白馬王子在哪裡呢？哈哈！就在他們家隔壁呀。

男主角在軍營裡當兵，聽說很厲害，才進軍營一個多月就成了百夫長，然後一路

升官，如今已經是一名小將，假以時日必能成為驍勇大將軍。他叫歐陽曜，未娶妻，爹死得早，娘多病，下面還有個八歲的弟弟歐陽羲。

陸予菲和拖油瓶都愛歐陽曜，成天為他爭個不停，妳踢我一腳，我扯妳一把頭髮，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誰也沒佔上風，因為歐陽曜很明顯地兩個都不喜歡。

但陸予菲卻認為自己完勝，因為比容貌、勝！比身材、勝！比女紅廚藝，更是勝勝勝，一路大獲全勝。

沒辦法啊，灰姑娘本來就是從小被虐待大的，什麼工作都得會做，比起有娘護著的拖油瓶，命顯然壞得多。

陸予菲的兩個妹妹長得一副好容貌，才五歲已經可以看出未來前途無量，半點不輸網站上列出的「最美的雙胞胎」。她們是陸家上下性情最可愛、脾氣最好的女孩，不過她深深懷疑，在陸予菲的長期教導下，日後不知會歪成什麼樣子。

至於爹和繼母生的妹妹，長得和拖油瓶一樣，滿臉刻薄相，驕縱、任性，三歲的她話還講不清楚呢，開口閉口就是賤蹄子、小婊子，罵姊姊像罵狗，順溜得很，沒辦法，繼母的基因太強大。

現在寡婦又懷上了，才四個月就成天躺在床上哼唧唧，拋下一句「算命的說我這胎是兒子」，便啥事都不做，成天支使陸予菲和她那兩個妹妹做事，而拖油瓶女憑母貴，也當起甩手掌櫃，家事全攤在陸予菲身上。

至於這次的落海殞命……起因還是歐陽曜。

歐陽夫人病了幾天，拖油瓶好意把歐陽羲帶回家照顧，當然，照顧他的自然不會是拖油瓶。好不容易等到歐陽曜回家，拖油瓶迫不及待去邀功，沒想人家送兩盒縣裡的點心就算完，只想來個「銀貨兩訖」。

陸予菲知道歐陽曜親自上門接弟弟，她急急忙忙拿著歐陽羲的衣服跑出來，嬌滴滴地對歐陽曜說：「阿羲弟弟昨兒個隨我上山摘野菜，一不小心摔跤，是我沒照顧好他，真對不住，幸好沒受傷，衣服我已經補好……」

幾句話下來，令一旁的拖油瓶氣得火冒三丈，然後就有了今天這齣落海大戲。

陸予菲本想到海邊釣兩條魚，做點魚湯送到歐陽夫人面前獻媚，拖油瓶一路尾隨，趁其不備，將人給推進海裡。

拖油瓶親眼見陸予菲在海中載浮載沉，直到沒頂，還數足了時間，確定她死到不能再死，這才拍拍屁股回家。

於是陸予菲死亡，而她穿越，然而……想到那個亂七八糟的陸家，她有強烈慾望再跳進海裡，來個眼不見為淨。

長嘆氣、她認命，陸予菲背起空空如也的魚簍子，慢慢往回走。

只是走一步嘆兩下，如果嘆氣真會讓人衰老，那麼回到家門那刻，她將變成八十歲的老太婆。

「說！那個賤貨跑去哪裡，想躲懶嗎？」

予菲剛到家門口，就聽見繼母李氏拿著把椅子坐在院子裡，指著雙胞胎妹妹大吼

大叫，而始作俑者拖油瓶則拿著雞毛撢子助陣，對著雙胞胎妹妹猛抽，她以為抽得越大力，便越能表現出自己的不知情。

至於兩個長期受虐的小丫頭，不敢反抗、不敢逃跑，只會摀著臉放聲大嚎。這情況惹得予菲大怒，世界上最不要臉的，就是對付無力反抗的弱者，有本事去找個比自己更強的單挑啊，簡直是變態到極點！

予菲深吸一口氣，咬牙向前，眼看著雞毛撢子就要往大妹予心的臉上抽去，這一下非破相不可！

她連忙掐指，嘴巴唸唸有詞，引陰煞往拖油瓶身上甩去。

倏地，惡寒從拖油瓶陳鎂的腳底竄起、直衝腦門，她心窩處突突地跳著，全身都不得勁兒，雞毛撢子握不住，落到地面上。

「那麼肥的大粗手，連把雞毛撢子都握不住？是病了嗎？」予菲刻薄得很。

陳鎂回頭，在看見予菲時，猛地倒抽口氣，她居然沒死，自己分明看見她沉進海底，怎麼會……是鬼！一定是鬼！

她嚇得尖叫一聲，躲到李氏身後。

「人在做、天在看，害人者人恆害之，不是不報，只是時候未到，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。」予菲冷眼看她，一句句說得飛快。

看她冷言冷語的模樣，陳鎂嚇得肝膽俱裂。

李氏見狀，彎腰撿起地上的雞毛撢子，指向予菲道：「一聲不吭，整個早上不見人影，衣服沒洗、飯沒做，膽子養肥了是吧。」

予菲想也不想，把湊近的雞毛撢子給摃掉，她陰惻惻地對李氏道：「我去了哪裡？為什麼不問問妳的女兒。」

什麼意思？李氏猛地轉頭看向陳鎂，只見她低頭不語，身體抖得厲害，心知有事。

予菲細看著李氏面相，她鼻大無肉，下庭短小，主晚年運差；臉盤寬大、兩腮凹陷，腮部反青黑，主孤苦無依，雙顴突出，俗話說顴骨高、殺夫不用刀，此人分明是一臉的寡婦相，可憐陸家老爹娶回此婦，怕是難得長壽。

更慘的是，生女尚母，陳鎂的長相與母親有八分像。

予菲笑道：「陸家真冤，養著陳家人，還得任由陳家人打罵？這事兒不公道，回頭我得給爹爹說道說道。」

他們住的地方靠海，這裡土地蘊含豐富的鹽分，並不適合種稻，種出來的稻米產量很少，所以多數人以下海捕魚為生，但陸予菲的父親陸青天生前庭平衡不好，暈船暈得厲害，只能靠祖上留下的十幾畝地過活。

要是在未來，倒是適合種蕃茄，結實纍纍又多汁，吃起來口感非常好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光靠一個男人要養上一窩女人，壓力不可說不重，因此陸青曾經暗示，是否可以把陳鎂送回陳家。

可陳家是個什麼東西啊，把陳鎂送回去，她肯定會被賣掉，不是為奴婢就是賣到那骯髒地兒，她好歹是從李氏肚子裡爬出來的，李氏再沒有人性，也捨不得親生女兒去受這種苦。

若非如此，陳鎂也不會急著在歐陽曜身上下功夫，還不是想早點嫁出門，免得寄

人籬下。

陳鎂極會看眼色，寡婦嫁進陸家這些年來，夜裡陸青返家，陳鎂便早早回房，半點聲音不敢吭，乖得像孫子。一到白天，立刻狐假虎威、惡形惡狀，把心裡的不痛快全往陸家三姊妹身上發洩。

而陸予菲吃過幾次虧後，漸漸學會暗中使壞，白天在繼母的虎視眈眈之下任勞任怨，一尋到合宜時機，便在父親跟前上眼藥，惹得家裡雞飛狗跳。

實話說，兩個都不是好貨。

性子是環境造成的，予菲能夠理解，可這回牽涉到人命……

倘若陳鎂只是一時意氣衝動，做出不可挽回的舉動，肯定會害怕緊張，躲在屋裡不敢出來見人，哪會殺完姊姊又欺負妹妹？

可見這個人心黑到無可救藥，若是不還上幾分顏色，陳鎂肯定以為自己無所不能。

「死丫頭，我就知道妳賤，成天懶著壞，在妳爹跟前唧唧歪歪。好啊，鎂鎂不能打妳是吧？那我這個當娘的就來好好教教妳。」李氏揚起手，就要往她臉上甩巴掌。

可惜，陸予菲已經換過芯子，雖然不能飛天遁地、沒習得水上飄等高深武功，但跆拳道、劍道……在師父的逼迫下，予菲多少學了些，對付潑婦綽綽有餘。

予菲想也不想，右手抓住李氏的手、左手一揮，咄咄，李氏臉上被狠狠打上一記，可惜予菲力道不夠，沒在李氏臉上留下五指印，好教她印象深刻。

予菲搖頭，這身子得鍛煉。

李氏被搗懵了，陸予菲這賤丫頭居然敢……

陸予菲受出身書香之家的娘影響，把婦德、《女誠》看得比天高，為謀個好親事，她愛惜羽毛得很，從不在外大哭大鬧，只裝委屈、裝可憐，裝得全村子都曉得繼母苛待她們三姊妹，每每李氏出門，總會被村人給罵回來。

由於陸予菲連半句有關她的難聽話都不願傳出家門，李氏便掐準這點，以此拿捏陸予菲，逼得她成天像陀螺似的忙得團團轉，喜歡裝可憐？好啊，她就坐實這一點，讓她可憐個夠。

沒想到，陸予菲竟敢搗她？這是……豁出一切？為什麼？

李氏想到什麼似的，轉頭看向女兒。

予菲見狀，淺淺一笑，總算還有兩分腦袋。

瞪母女倆一眼，予菲抬腳往屋裡走，雙胞胎妹妹予心、予念見姊姊「大展神威」，連忙跟在姊姊身後。

待陸家姊妹進屋，李氏忙問陳鎂。「妳到底做了什麼事？」

陳鎂低頭，目光閃躲。

「妳現在不說？好啊，妳就等著她去跟她爹告狀，到時妳被趕出陸家，別說我這個當娘的不幫妳。」

聞言，陳鎂大哭。「我把她給推進海裡了，我是見到她沉下去才回來的，沒想到她還活著。」

李氏聽見這話嚇傻了，半天回過神，抬手就往她頭上、身上猛拍，「妳、妳、妳……

好大的膽子，連殺人都敢，妳想氣死我嗎？」

陳鎂急了，一面躲、一面喊叫。「我有什麼辦法，誰教妳把我生成這副長相，要是我長得像她那樣，歐陽公子就會喜歡我啊，都是妳的錯。」

李氏愕然，竟還是她的錯？如果她也有陸家三姊妹的好模樣，命會這麼苦嗎？想到自己的不幸，李氏又往女兒身上猛拍好幾下，解氣方罷。

另一頭，予菲回到屋裡，看著只有一張木床的房間，她更想死了。

想起自己房間裡的萊儂絲鈦合金系列名床，那是能夠細膩包覆、完美釋壓，經過北美脊醫聯盟體系認證的名床啊……

都怪陸予菲她娘，分明是秀才之女，怎會嫁給一窮二白的陸青？

予心、予念跟著她進屋，門關上，兩人立刻衝上前，一前一後抱住姊姊的腰，放聲大哭。

救命啊……予菲無聲嘆息。

她痛恨小屁孩，痛恨骯髒，痛恨……她們的眼淚鼻涕。

天吶，誰來告訴她，她是做多少壞事，為什麼會攤上這些？

現在唯一能夠讓她感到安慰的竟然是一一她身上穿的不是 CHANEL，也不是 LV，否則她們的眼淚鼻涕……嘔……

「姊姊，我好痛。」予心撲在她前胸哭訴。

「姊姊，陳鎂打我。」予念貼著她的後背。

予菲突然感到身前背後一片濕濕黏黏，她又想吐了……

都說學習風水命理、洩露天機者沒有好下場，常犯五弊三缺。

五弊為鰥寡孤獨殘，三缺是缺權、缺命、缺錢，前輩子她沒爹沒娘沒兄弟手足，也沒丈夫兒子，注定一世孤獨。

她不曾與手足相處過，自然不知道怎麼面對予心、予念，尤其是應付她們的眼淚。

「停！」她口氣生硬。

兩姊妹一愣，收起眼淚。

「鬆手！」

兩人乖乖放手，像受委屈的小可憐，肩並肩站在跟前，那副模樣好像小紅帽面對大野狼。

予菲翻白眼、無奈……陸予菲自己愛裝可憐賣慘就算了，卻連妹妹們也這樣教導。她冷聲問：「妳們哭得驚天動地，李氏、陳鎂就不打妳們了嗎？」

這樣哭不對嗎？予心、予念互看對方一眼，明明是姊姊教她們的呀，姊姊說能哭多大聲就哭多大聲，隔天再跑到隔壁林姥姥家，求林姥姥給她們上藥，林姥姥嘴碎，要不了多久整村的人都會曉得李氏又欺負她們了。

兩人同時搖頭。

「既然哭沒用，幹麼要浪費力氣哭？」

啊不然呢？有更好的方法嗎？

「姊姊……」予心一喊，覺得自己可憐極了，啞答，眼淚又掉下來。

「有本事就打回去，沒本事就逃，一左一右分兩路逃，她們能顧得了左邊、顧不

了右邊，只要有一個逃出家門，就能跑去田裡找爹救命，找不著爹還可以找里正、找左右鄰居，找任何一個可以和她們對抗的人。」

一個外姓人吃著陸家糧已經夠過分，再打上陸家人，她不信陸青分不清親疏遠近，肯定會早早尋個人把陳鎂給嫁出去，出嫁女哪還有閒功夫管娘家事？更別說陸家還不是她的正經娘家。

「姊姊不是說，身為女子，名聲最重要，關起門來在家哭鬧是一回事，在外頭撒潑又是另一回事。」

揮手，予菲制止予念的話，就說吧，陸予菲真的會把孩子給教壞。

「名聲再重要，重要得過性命嗎？萬一那對母女發起瘋，下手沒個分寸，把妳們給活活打死呢？就算沒打死，打斷一條腿、一截胳膊，讓妳們變成殘廢呢？」

陸予菲大概沒想到陳鎂的心這麼黑，真的會把人給弄死，要是知道的話，還會教妹妹裝弱扮可憐，卻不群起反擊？

「姊姊……」予念遲疑，今天的姊姊好像不太一樣。

「如果妳連自己都護不住，憑什麼要求別人護妳？妳不硬氣，怎能怪別人拿妳當軟柿子捏？難道妳們希望每天都哭哭鬧鬧、過著淒慘無比的生活嗎？」她的口氣很差、表情很兇，沒錯，她不會哄孩子，只會訓孩子。

「不希望，我想要快快樂樂，自由自在。」予心道。

「那就想盡辦法把讓妳不快樂、不自在的人打趴，如果妳不努力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那麼以後妳就得花大把力氣，應付妳不想要的生活。」

她訓起人來是很厲害的，可以一套接一套，她才剛說到第二套，就聽見李氏在外面大喊——

「混帳丫頭，都什麼時辰了，還不做飯去，想餓死妳爹啊！妳這短命鬼、黑心肝的爛東西……」

李氏罵罵咧咧個不停，聽得予菲冷笑不已，體力這麼好，卻在陸老爹面前裝弱哀哀叫？難怪陸予菲會走裝可憐的路線，人生如戲，全憑演技，這家裡天天在頒金馬獎吶。

「她都打妳們了，我該給她們做飯嗎？」予菲斜眼看著予心、予念。

兩人考慮半天，才猶豫回答。「不該嗎？」

「當然不該，人家摳了妳的右臉，妳就該兩邊臉頰都摳回去，光演苦肉計是沒用的。」

予菲理直氣壯的回答，讓予心、予念鬆口氣，太好了，還好沒回答錯。

「那我去同繼母說，姊姊不做飯。」予念一拍胸膛，雄糾糾氣昂昂地往外跑。

「別當面同她槓上，妳們去田裡幫爹的忙，拔草也行、澆水也好，就算爹讓妳們回來，妳們也要硬留下。」

「好。」予心、予念同時點頭。

「待會兒我做完飯，把飯菜給送過去，咱們一家就在田旁吃了。」至於「另一家」？自己想辦法吧，她可沒有為惡人洗手作羹湯的習慣。

予心拉著予念往外走，才走兩步，就聽見予念說——

「二姊，咱們從後院走，繼母屋子離前院近，會被發現。」

是個機靈的，予菲滿意地對著予念的背影笑笑。

待兩人順利出門，予菲飛快洗過澡、換上衣服，走進廚房。

她並不知道，兩個妹妹在陸青身邊留下了，卻還是用著以前的方式，拉拉衣領、捲捲衣袖，把被打的地方有意無意露給爹爹看。她們認為，雖然姊姊不屑演苦肉計，但既然肉都受苦了，不演一演，很浪費新道具。

至於前頭，待聞到飯菜香，李氏才放下心。

她告訴自己，剛才那賤貨是因為差點死掉、受到太大刺激，才敢用她巴掌，現在反應過來，肯定是嚇到不行。

這不乖乖聽話了？沒事，只要這賤貨還在乎名聲，她有的是機會算帳。

一盆醋溜土豆，一碗涼拌野菜，予菲把存在地窖的臘肉給炒了，再攤上幾張餅子，將所有食物裝進竹籃，趁著李氏沒注意，提著竹籃從後院溜出家門。

一路往外走，予菲的心情仍然沉重，沒事攤上這家人，往後日子不曉得該怎麼過。丟下這家人，自個兒到外頭去闖蕩？

說得容易，做來卻難，她對這個時代一無所知，沒有身分證，對錢、對地理、對風土民情都沒有概念，更可恨的是這具軀體相較自己原來的那副，差得不只一星半點，她的一身武功在穿越那刻，留在二十一世紀。

相較於外面的世界，她不得不承認，待在陸家相對安全。

唉，人生本來就分兩半，一半是記憶，一半是繼續，既然她不能靠記憶過日子，只能挺起肩膀繼續走下去。

腦袋裡面亂紛紛的，她不理解，陸書模樣不差，怎會看上李氏？不過破鍋自有爛蓋，醜人自有俊人愛，男女這檔子事，誰分說得清？

予菲從李氏面相看得出，她肚子裡是個女娃兒，但她兩腮黑得厲害，怕是孕事不順。

她低著頭想著亂七八糟的心事，慢慢往前走，直到發現小徑對面來了個男人。

遠遠看過去，他的身量很高，至少超過一八五，肩膀很寬，像堵牆似的。她經常上健身房，那裡有許多帥哥在賣弄肌肉，以她對小鮮肉的評鑑，他那身發達的胸肌、背肌加上腹肌，擺明這傢伙對健身有強烈興趣。

走近幾步，她認出對方，他是一一陸予菲的致死原因。

再幾步、走得更近，只一眼，予菲就看癡了，不是因為他帥得很過分，不是因為她是視覺型生物，而是因為他的面相好得……不像樣！

歐陽曜的山根挺拔、印堂飽滿，伏羲骨直入天庭，這樣的人天生貴命，有領導力、決斷力，日後將會事業成功、飛黃騰達。

予菲從他身旁走過，忍不住轉動脖子，細細觀察他耳後隆起的巨鱉骨，它們從後頸一路延伸到腦後，這是天生的帝王將相啊，就算不是，至少是一方霸主。

一方霸主？意思是她會起兵造反？哇……太危險，珍愛生命、遠離歐陽曜。

不過，他頭頂上雖然不明顯，但隱隱出現紫氣，莫非日後真能叫他成事，成為一代帝王？

真是如此，她應不應該利用這機會，抱緊他的金大腿？

也許是她的目光太灼熱，燒得他的背脊發燙，因此在她對著他的巨鰲骨發出讚嘆聲的同時，他猛地轉身，一雙銳利的眼盯向她，嘴角露出微微的鄙夷，頗有些看不起。

「陸姑娘有事？」

「沒……不……有事！」

她的思考邏輯從原本的遠離歐陽曜到緊抱金大腿，迅速切換，她無意當後宮佳麗三千人之一，卻樂意擁有從龍之功，當然，重點是在絕對安全的條件之下。

「何事？」

「你這裡……」她下意識指指他的眼角處，那裡有個兩公分左右的小傷口，因為處理不當……呃，也許連處理都沒有，光是放著等它自己復元，所以傷口有點紅腫發炎。

他知道她指的是什麼，所以是想表達關心？

不必，雖然母親很喜歡陸姑娘，但目前他無心婚姻。「只是小事。」

她伸出食指，莫測高深地在他眼前搖兩下。「奸門殘破，容易在生活工作中招惹小人，如果你有把柄外露或工作損失，就會讓小人們藉題發揮，從而流言蜚語接踵而至。在傷口痊癒之前，奉勸歐陽公子謹言慎行，以免招惹是非而深受其害。」聞言，歐陽曜目光一凜。她知道些什麼？為什麼會說出這番話？

他確實是招惹小人，確實被人從背後狠狠踩一腳，才會讓上司罰了俸，是宇文將軍偏袒，讓他回家休息一個月，待軍隊裡的流言蜚語平息再回去。

「誰告訴妳這些的？」他的口氣轉為嚴峻。

她微笑。「你的面相啊！」

胡扯，神神叨叨的，他相信才怪。「解釋！」

「難道我解釋得還不夠清楚？奉勸你，盡早把眼角的傷口養好，事情就會盡快過去。」

「我要妳解釋，為何妳突然會看相？」

唉，穿越怎麼解釋得通？說從書上看的？對不起，陸予菲了不起從她娘那裡學會幾百個字，要看懂面相這類書，程度還差得很遠。

只是……他誰啊，他說解釋，她就要乖乖解釋？她是看起來很蠢、很笨還是很乖？挑挑眉、聳聳肩，她笑道：「山不必解釋自己的高度，一樣聳立雲端；海不必解釋自己的深度，一樣容納百川；你不必解釋自己的無知，我也不必解釋自己的睿智，不過是好言相勸，歐陽公子聽得進去就聽，聽不進去，各自造化。」

她無謂的表情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開始細細審視她，秋水蛾眉、肌膚凝雪，仍然是粗糙裝扮，仍舊掩飾不了一張燦如春華的美貌，只是現在的她看起來不再弱柳扶風，反而偶有一絲英氣隱隱浮上眉頭，漆黑眼眸閃過狡黠光芒，聰慧靈秀中帶著堅韌穩重。

她不是陸予菲，至少不是他認識的那個陸予菲！

「妳是誰？」

不會吧，他發現了？家裡那兩隻母老虎面對她的大膽行徑都沒有發現不對勁，他卻憑幾句對話就對她產生懷疑，難道她估計錯誤，其實他對陸予菲並非不上心，反而是在暗中偷偷在意？

撇撇嘴，面對他銳利的目光，她刻意裝作沒察覺。「昨兒個才見過面就不認得啦？真可憐，年紀輕輕就得這種病，建議你，腦子有病得早點治，免得拖太久，藥石罔效。」丟下話，她提著竹籃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
她眸光靈動、腳步輕盈，淺笑著將他拋在身後。

深邃的眼珠子定在她的背上，他說不清楚她究竟哪裡不同，只是，認識她五年，直到現在，他第一次對她感興趣。

予菲提著竹籃走到稻田旁，看見予心、予念幫著陸青拔草，三個人一面做事、一面說話，氣氛融洽。

予菲把竹籃放在田邊的桑樹下，鋪上一塊洗得泛白的粗布，將盤子擺好後，出聲喊道：「爹、予心、予念，吃飯囉。」

看見予菲，陸青朝她揮揮手，招呼兩個女兒過去。

直到陸青走近，予菲細看著他的面相，他的耳朵又厚又大、有垂珠，這樣的人性格較溫和，沒什麼脾氣，很顧家，心地善良，也很聰明，怪的是，聰明人怎麼會把生活過成這副模樣？

唉，真是娶錯老婆、迎錯花轎了，古入道「家有賢妻，興旺三代；家有惡妻，門楣不興」，這陸家娶了這麼個敗戶的，怕是……予菲搖頭。

「今天怎麼吃得這麼好？」看見盤子裡的臘肉，陸青一怔。

「爹爹這樣辛苦，吃再好都是應該的。」

難得聽女兒說窩心話，陸青心頭一暖，掛起微笑。

他一笑，予菲看得更清楚了，才三十幾歲的他眼尾處已經出現魚尾紋，且紋路紊亂，紋線粗黑。

眼尾處稱奸門，主夫妻宮，有這樣紋路的男人感情往往不順利，婚後感情易出現變故，會被第三者插足。

他的第一任老婆死於生產，第二任老婆膀子粗厚、腿圓屁股大，想要出現老王，大概有技術上的困難，所以……是他在外頭搞小三？

「我今天才曉得種田真辛苦，明兒個起我們都來給爹爹打下手。」予心嗓音軟軟地說著。

陸青摸摸予心的頭道：「小予心懂得孝順爹爹了。」

「當然要孝順爹爹，爹要養活一大家子，多不容易啊！」予念機靈，看見爹臉上感動，連忙接話。

「要不是得洗衣做飯，養豬餵雞，打理家務，我也來幫爹的忙。」予菲道。

「辛苦妳了，我知道妳心裡多少埋怨爹爹，總不叫李氏做事，可妳娘當初就是操

勞過度才會……爹不願意重蹈覆轍。」他覺得月娘的命是被自己給害了。  
聽見陸青的話，予菲胸口酸酸的，是原主的感情在影響自己？沒娘的孩子呵……  
「爹，人的生死自有天定，娘的死不怨您。」

陸青看著予心、予念手臂的傷痕，眉心攏起，這話說得違心，但他別無選擇，他改變不了李氏，只能改變女兒，日子再苦，終究得過下去，他厭煩吵吵鬧鬧的生活，便是有再多的不喜，陸家子嗣終歸要落在李氏身上。

予菲道：「爹，我不怨恨繼母，人不自私、天誅地滅，她當然要為親生的多做打算，而苛待非親生的也是理所當然，只是我也自私，我私心想要自己和妹妹們過得更好，這兩件事互相矛盾，家中自會產生爭端。」

陸青訝異，予菲從來都是柔順的，再委屈也只會點頭道「爹，我明白」，今兒個是怎麼了？

「可妳和李氏成天吵鬧，會教人戳脊梁骨。」他知道女兒向來愛重名聲。

不教人戳脊梁骨？突地，她想起陸青最教人「戳脊梁骨」的事兒。

續娶之前，陸青曾受李氏兄長邀請上李家作客，回來後滿臉通紅、支支吾吾地向母親提及要娶李氏進門的事。年稚的陸予菲不懂事，不瞭解為什麼那段時間村人經常在背後對爹爹指指點點，但換過芯子的予菲有了幾分瞭然，這是強買強賣吶。姥姥知道此事，氣得狠揍兒子一頓，若不是媒婆上門，說李氏性子節儉、能持家，屁股大、好生養，為著陸家子嗣，姥姥才硬著頭皮讓李氏進門。

沒想到進門不過數月，李氏真性情大爆發，她苛待婆母、虐待前妻孩子，搞到姥姥都受不了，只是想到人已進門，陸家得靠李氏傳宗接代，姥姥只好吞下委屈，一個人搬回靠海的老家住。

那屋子破得厲害，陸青去修過兩、三趟，每逢下雨天還是會漏水。

幸好姥姥身邊攢了點銀子，每天趕海，還不至於餓死。

這事兒村人當著面不說話，可背著陸青，說嘴的還少了？

嘴角一撇，她決定找時間去看看姥姥。

見予菲沉默不語，陸青以為女兒妥協了，便也不再說話。

端起飯碗，四個人一邊吃一邊閒聊。

說說笑笑間，予菲試探陸青對未來的想法與展望，最終卻有點失望。

三十幾歲的陸青已經被生活折磨得失去夢想，那個曾經在岳父門下對前程野心勃勃的男子，現在唯一的指望，竟然只是生個兒子。

## 第二章 喜得靈泉

吃過早飯，送走爹爹和予心、予念之後，予菲拿著衣服到河邊清洗。

她說到做到，除晚飯外，早午兩頓都不做李氏母女的份，連洗衣服都特意把李氏、

陳鎂和李氏的小女兒予婷的髒衣服給留下來，她不佔人便宜，旁人也甭想佔她的便宜。

不過接連幾日李氏都沒有對此發難，許是擔心予菲將陳鎂推她入海的事給爆出來，這才縮著頭當烏龜，不敢招惹予菲。

予菲走到院子，正巧碰到陳鎂打開房門走出來。

陳鎂已經作了好幾天的惡夢，夢中有惡鬼追著她跑，聲聲要向她索命，明明是夢，不知道為什麼，醒來全身酸痛、臉色慘白。

連日睡不好，陳鎂眼底下有一圈墨黑，整個人委靡不堪。

然而當目光對上予菲，她立馬驕傲地抬起下巴，一臉的「我不怕妳」。

只是……

「喵——」

一隻野貓從屋頂上躍過，她嚇得蹲在地上，摀著頭放聲大叫：「不要抓我、不要抓我！」

見狀，予菲揚眉，她把木桶放到門邊，走到陳鎂身邊、彎下腰。「妳怕什麼呢？鬼嗎？平生不做虧心事，夜半不怕鬼敲門，妳是不是壞事做盡，害怕被老天給收了？」

「走開！」

陳鎂用力推她一把，但予菲防著呢，她沒被推倒，倒是陳鎂自己重心不穩，整個人往後仰、一屁股坐倒在地，後背沾滿泥巴，狼狽不已。

予菲笑得更歡快，再度湊到她跟前問：「猜猜，我明明沒頂了，為啥沒死？」

予菲笑意越盛、陳鎂越恐懼，她記得清清楚楚，陸予菲不會泅水，而她明明看見大浪將陸予菲捲走，看見她在海面上掙扎求救，看見她沒頂……那麼久都沒浮上來，肯定是死透了呀。

她確定自己至少等過了兩刻鐘才離開海邊，陸予菲沒有道理還活著……鬼！她突地想起這個字，連忙轉頭看地上，還好，有影子。

予菲知道陳鎂所想，便道：「是，我見到閻羅王了，但閻羅王說我陽壽未盡，放我回來。臨行前閻羅王還對我說：『誰害死妳，妳儘管向誰索命，別心慈手軟，有些人不值得同情。』所以接下來的每一天，妳都睜大眼睛仔細地瞧著吧！」

陸予菲讓她睜大眼睛瞧，莫非……猛地倒抽氣，陳鎂滿目驚惶地望著她。

「是妳動的手腳？是妳讓我被鬼追？是妳……」這話說出來，連她自己都不相信，有誰能控制夢，皇帝老子都辦不到呀！

不料予菲竟輕淺一笑，拍拍她的肩膀。「沒錯，就是我。」她點頭後又搖搖頭，憐憫地看著陳鎂道：「可這種事有誰相信呢？」

「真的是妳！」陳鎂的表情精彩極了，從無法置信、到相信再到恐懼……平日囂張跋扈的她突然無助地哭倒在地，顫抖得很嚴重，必須要竭力抑制才能開口。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太討厭妳，誰教妳比我漂亮、比我討人喜歡，誰教妳有爹疼愛，誰教……」

陳鎂這麼嫉妒她啊，但這些關她什麼事？陸予菲長得美就該死？

冷冷一笑，她道：「當妳覺得自己又醜又窮又一無是處時，別絕望，至少妳的判斷是正確的。」

予菲抱起木盆離開家門，她的腳步輕盈，笑容燦爛，惡有惡報確實會讓人心情愉悅。

她哼著小曲，一步步往河邊走去，只是……不會吧，又碰見歐陽曜了，是村子太小，還是他們太有緣分？你說說，一根金大腿在跟前勾引著，她很難不心動呀。歐陽曜正和……予菲在腦袋裡搜尋老半天，才想起來，那人好像姓宋，宋啥？哦、對，不是送兩盒、送三盒，而是「送一盒」。

這樣一碰二碰的，鬧得不好，歐陽曜會不會以為她在欲擒故縱？

不行，她得剔除陸予菲烙印在他心中的印象。

於是脖子一縮，身子一扭，予菲快步轉到別條路上。

宋易禾發現迎面而來的予菲竟在看見他們之後硬生生轉往旁邊的路，他似笑非笑地問：「那是鄰居家的小美女吧，叫什麼來著？」

「陸予菲。」歐陽曜望著她遠去的背影，這是在躲他？

「我記得她和那個叫陳鎂的在比拚，每次逮到機會就猛往你身邊湊？今兒個是怎地？吃錯藥？」

「也許吧，先往家裡去吧，我讓娘做幾道菜，中午喝點酒。」

宋易禾是特地過來安慰歐陽曜的，讓他別在意那些流言，再過幾天，背後小人就會浮出檯面，到時真相揭露、小人遭殃，他還得回軍營裡演演兄弟情深、既往不咎的戲碼。

歐陽曜想起陸予菲的話，這幾天，他著實好好地照顧了傷口一把，那事兒……真的跟他的傷有關？

「行，不過雙手空空上門作客，這種失禮事我不做，阿曜陪我去張屠夫家裡割幾斤肉，再去里正家買兩罇好酒。」宋易禾搭上他的肩膀。

宋易禾家裡頗有幾分背景，當初隨宇文將軍過來組軍時，身上還有幾分紈褲氣息，只不過這傢伙沒參透強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，被惡整過好幾回，是歐陽曜護著他才沒有釀出禍事，這一來二往的，兩人成了莫逆之交。

家在京城，宋易禾休沐時經常到歐陽曜家裡住幾天，與他的娘和弟弟都熟。

「買酒？你不怕里正家的小孫女又追著你到處跑？」

何順娘每回看見宋易禾，那臉紅得都能掐出血來，還曾跑到他面前問他娶妻了沒，說她心悅於他。

漁村女子性情與京城女子不同，這裡沒那麼多的規矩限制，而她們也不介意拋頭露面，看見喜歡的男子便主動追求。

實在是女人無法在海上討生活，海邊的鹽地又種不出好莊稼，不仰賴男人怎能生存？

且出海危險多，遇著風浪，往往人就回不來了，在小小的漁村中，女多男少，若是不主動些，哪能嫁得出去？

所以像陸予菲這種的，已經算家教良好、含蓄的了。

「女孩子家都不介意，我介意啥？軍中生活無聊，宇文將軍又不准咱們上青樓，好不容易有個小女子可以調笑，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到時娶個漁家女回去，看你爹娘會怎樣？」

「男子三妻四妾，有個漁家女姨娘不錯啊。」宋易禾就是個紈褲，家裡姨娘五、通房三，正妻尚缺，再補上幾個……無妨。

兩人說說笑笑間，往張屠夫家裡走去。

洗好衣服，予菲抱著木盆準備回家，心底盤算著，李氏知道她沒幫忙洗衣服，會怎樣？打她一頓？怒吼一通？還是把她洗好的衣服擲到泥地上踩幾下？打罵好應付，但再洗一次衣服？太辛苦。

想到此，予菲快走到家門口時，先轉去敲歐陽家大門。

門還沒敲呢，小琴就先一步打開門。

小琴是歐陽家的下人，模樣清秀、做事勤奮，但陳鎌對她態度很差，認定她是歐陽夫人給歐陽曜備下的通房丫頭，陸予菲也不喜歡她，只不過比起陳鎌，她更善於隱藏心思。

予菲匆匆看一眼小琴，她眼神清明、五官端正，不是個心思歪的。

「陸姑娘，妳要找夫人嗎？」小琴問。

夫人身子不好，經常心事重重，每次陸姑娘過來陪著說話，心情就會好些。

予菲見她面露憂愁，問：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小琴回道：「小少爺今兒個一早發燒，夫人正讓奴婢出門尋大少爺去。」

「發燒？我去看一看。」

予菲熟門熟路地往歐陽羲的屋裡走去，因為年紀相近，歐陽羲常和予心、予念玩，小丫頭從他這裡學會不少字，而陸予菲為了能經常到歐陽家逛逛，來段粉紅色偶遇，相當鼓勵妹妹這行為。

推開門，歐陽羲蜷縮在床上呻吟不已，予菲近前，發現他額頭發黑，尤其是眼睛周圍都成了墨黑色。

這不是生病，而是……直覺抬頭，她看見屋梁上坐了個女鬼，正眉開眼笑地俯視著歐陽羲。

予菲目光與祂對上，女鬼驚嚇，她居然看得到自己？

「予菲來了。」歐陽夫人道。

「大娘，阿羲怎麼了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昨兒個晚上睡覺前還好好的，今兒個起晚了，我還想著昨天他不知野到哪裡，入了夜才回來，許是太累，便想著讓他多睡一會兒，誰知進屋看見……」她忍不住拿起帕子摑起嘴巴，將哽咽給憋進喉嚨裡。

歐陽夫人模樣細緻娟秀，過去有丈夫疼著，沒吃過什麼苦頭，如今兒子在軍營，日子過得比其他村婦都好，一遇事便慌了手腳。

歐陽夫人深吸口氣，問：「小琴去找阿曜了嗎？」

「大娘，找歐陽曜沒用，阿羲這不是害病。」

「不是害病？」歐陽夫人不解。

「嗯，他昨兒個去了不該去的地方，碰上髒東西。」予菲沉聲道。

說到「髒東西」時，予菲抬頭看一眼屋梁。

女鬼受到驚嚇，沒坐穩，仰頭摔下來，啪地掉到床邊。

是個菜鳥鬼？

「為什麼害人？」她對歐陽羲枕畔的女鬼疾言厲色地道。

「我沒想害人，我只是看見他，想起我的孩子，想同他親近。」再次看向歐陽羲，女鬼眉目間透出溫柔。

「他並不是妳的孩子，人鬼殊途，妳不去地府報到，竟來此地攬亂人間氣場，難道不怕碰到道行高深的，把妳打個魂飛魄散？」若是遭惡人囚禁，利用她來為惡、造下殺孽，日後到地府，話可就說不清啦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快走吧，我不收妳，放妳一馬。」

女鬼雖嚇得全身發抖，卻仍捨不得離開，一雙美目盯在歐陽羲臉上，依依不捨。

「我說過，他不是妳的孩子，再不走，就別怪我不客氣。」予菲捻起劍指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見狀，女鬼忙道：「我走、我走，我立刻去地府報到。」

隨著聲音隱沒，她的身影消失。

這時，奇異地，歐陽夫人發現兒子停止呻吟，身子也像舒泰了似的，不再蜷縮成一團，她細看著歐陽羲的額頭、眼周，發現那邊的墨黑似乎也淡去幾分。

所以，阿羲真的是被鬼嚇著？

她驚訝地看向還掐著劍指的予菲，這孩子什麼時候學了道法？「予菲妳……」

歐陽夫人拉起予菲的手，這一拉，予菲才發現自己的掌心竟然滲出汁液。

旁人不知，只道她是緊張過度流下手汗，但予菲很清楚，自己一點都不緊張，所以，那是什麼？

帶著疑惑，予菲坐到桌邊，拿起歐陽羲的毛筆，寫下幾味藥材，交給歐陽夫人，道：「大娘別擔心，女兒已經讓我送走，只是阿羲元氣大傷，還得好生調養，吃過三、五服藥就沒事了。」

「予菲，妳什麼時候學會這些的？」歐陽夫人問。

猶豫片刻，她抿唇道：「這是場意外。」

「意外？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爹和予心、予念這段日子吃得不好，我便想去海邊釣幾條魚，給他們補補身子。」

她說謊，陸予菲釣魚可不是為了爹和妹妹，都說女生向外啊，才十四歲就急著替自己釣郎君，這等早熟程度教人甘拜下風。

想當年十四歲青春年少，她只想追星，每回剛攢足錢想買演唱會門票，就讓師父給搜了去，罰她待在家裡背《易經》。

可她曉得，師父把那錢拿去買鳳飛飛、江蕙的門票去了。

她不懂，憑啥師父能追星，她卻不行？就算要追星，也花自個兒的錢啊，哪能搶徒弟的？多沒意思。

長大後才曉得，師父有兒有女有孫輩，父母活到八、九十歲才壽終，他的身體健康，人生簡直完美，然五弊三缺中，他犯的是缺錢、缺權。

所以師父一輩子都沒與師母舉行婚禮，賺來的每分錢全交給師母，自己過得苦巴巴，還得從她這徒弟身上要飯吃。

「然後呢？」見予菲停下話，歐陽夫人催促問。

「昨兒個浪大，我心裡雖有擔心，卻也聽說這樣的天氣才容易釣到大魚。我不知道陳鎂偷偷跟在我身後，她趁我不注意的時候，把我往海裡推。」

聽到這裡，歐陽夫人驚呼，雖然村裡人人都知道李氏母女非善茬，可陳鎂才十四歲吶，這麼小的丫頭，心腸怎這麼歹毒？

「大浪打過來，我一下子就沉入海底，我想我肯定是死了，因為海水這麼深，我竟然不會喘不過氣，還如履平地。我慢慢地走在一條很黑的路上，不曉得走了多久才看見亮光，好不容易走到盡頭處，我看見一個留著長鬍鬚的老公公。

「他的眉毛好長啊，都快長到下巴，眉心有一顆硃砂痣，白髮白鬚白眉毛，看起來明明很老，可臉上竟然沒有半點皺紋，紅光滿面，說話中氣十足，讓人猜不出年歲。」她是按照師父的模樣形容的。

細細聽她的描述，歐陽夫人訝然，「妳遇上的，不會是慧明大師吧？」

「慧明大師是誰？」

「那是咱們大岳朝國師，皇子皇女一出生，都是由他批的命。」

「哦。」予菲點點頭，師父不會也跟她穿越過來了吧？皺皺眉頭，她續道：「那老人家摸摸我的頭，說我前世行善甚多，今生本該長壽，只是時運不濟，家裡來了惡人。他問我要不要與他學道，我想起爹爹和予心、予念，心有不捨，可再不捨，我都死了呀。於是我就點頭，他便領著我修習道法。

「山中無甲子，寒盡不知年，我不知道時間過去多久，只記得日復一日，日子漫長得讓人心慌，只不過我容顏未變、身形未改，我搞不懂怎會這樣，只能偷偷猜，自己是不是變成神仙了？」

「一天，師父來到我跟前，道『妳我師徒緣盡，妳想回家嗎？』，我想時間已經過去這麼久，爹爹和予心、予念還在嗎？如果他們不在，我回去幹什麼？後來又想，既然師徒緣分已盡，我不走，是不是師父就必須離開？於是我就選擇點頭。

「沒想到一點頭，那種被水淹沒的窒息感再度出現，我很痛苦，張眼一看，發現自己在海中浮浮沉沉。大娘，妳肯定不相信，我和我爹一樣，既暈船又怕水，可不知怎地，手腳並用，竟讓我游回岸邊。

「還沒想透是怎麼回事呢，我穿著一身濕衣服回到家裡，竟發現從我掉進海裡再浮上來，不過短短一、兩個時辰。不都說天上一日、人間數十年，怎麼會是這樣，我怎麼都沒想清楚。」

她認真把自己的話回想一遍，確定沒有缺漏，這才放下心。

歐陽夫人滿面驚訝，握住她的肩膀，激動不已。「好孩子，妳這是碰到大造化了。」

「是大造化嗎？我不確定，就是覺得心裡頭慌得厲害，也不敢教旁人知道，不過能幫到阿義，我很高興。我想，如果可以用這身本事幫助別人，肯定能夠積福積德，讓爹爹有個兒子吧。」

懂了沒？本姑娘有大本事，若歐陽曜有點腦子，就趕緊來向她示好，把大腿朝她伸過來，她會好好抱住、努力輔佐，日後也給她弄個國師當當。

「真是個孝順孩子，李氏那樣待妳，妳還一心要她好。」

予菲虛偽嘆氣。「不管她怎麼待我，她已經嫁給爹爹，她好、爹爹才會好，我們陸家才會跟著好。」

「李氏要是懂得妳這片心意，好生對待妳們三姊妹就好。」歐陽夫人道。

這會兒，予菲才想到自己過來的目的。「大娘，這幾天繼母心情不好，常愛折騰，老把洗乾淨的衣服丟在地上，讓我三番兩次去洗。折騰我倒沒關係，就怕她把肚子裡的孩子給折騰壞了，所以我想借妳家後院曬曬衣服，行嗎？」

「行，妳快去吧，我在這裡守著阿義。」

「謝謝大娘。」

予菲推開房門往外走去，卻沒想到歐陽曜和宋易禾站在門外。

看見她出門，宋易禾手指往她額頭一戳，她下意識躲開。

可惜陸予菲這副身子沒練過，竟連一根手指頭都躲不過，要是師父知道，肯定會很心酸。

「妳這小神棍，行吶，什麼鬼話都編得出來。」

予菲沒反駁，靜靜看著他的面相，半晌，嫣然一笑。

要知道，陸予菲這張臉可比她前輩子好上幾十倍，這一笑，簡直是閉月羞花、動人心弦吶。

「妳笑什麼？」

「送你幾句話。」

「說！」

「離開的不再回來，回來的不再完美，人要學會放棄，因為放棄代表的不是輸了，而是懂了。」

聞言，宋易禾胸口一跳。「妳是……什麼意思？」

「還不夠清楚？好吧，我再說明白些。對生命而言，接納才是最好的溫柔，無論是接納一個人的出現，還是接納一個人從此不見。」

說完，她笑咪咪地走到大門邊，把裝著衣服的木盆搬到後院。

予菲走得輕快，卻給宋易禾留下一片沉重。

她是怎麼知道的？知道他心儀的女子拋下自己嫁給旁人，知道出嫁後的她始終鬱鬱寡歡，他一直在等，等她想明白，等她願意回頭，等她願意回到他身邊。

所以他裝紈褲、遊戲人間，他刻意敗壞名聲，讓名門淑媛不敢上門，直到爹娘再也忍受不住，透過關係讓他隨著宇文將軍到南方。

「為什麼告訴她這個？」突地，宋易禾一把抓住歐陽曜的衣襟。

「你以為我和她的交情，有好到能說這種事？」

歐陽曜一語令宋易禾定心，對啊……他比誰都清楚，阿曜對陸家兩個大姑娘有多嫌棄。「既然如此，她為什麼會知道？」

「她也說我奸門有傷、犯小人。」

「意思是……你相信她講的話？相信遇到仙人、學會看相？」

歐陽曜一笑。「你說呢？」

「我說……我不信，半句都不信，什麼道術、什麼修法，她根本就是個小神棍，滿口胡說八道。」

「別忘記，咱們大岳朝還有個慧明國師呢，連皇帝都信他。」說到此，歐陽曜咧唇微哂。

「他就是個糊弄皇帝的大神棍。」要不是那個慧明，他的好朋友會死得莫名其妙？一張信口雌黃嘴，欺瞞世人愚昧，這種人就應該放把火燒個精光。

歐陽曜沒同他爭辯，淺笑道：「我進去看看阿羲。」

予菲曬著衣服，淡淡香氣傳進鼻息，她打開掌心，掌頃凝結出兩顆晶瑩剔透的小水滴，像荷葉上的露珠般滾來滾去。

這是什麼東西？怎麼來的？為什麼她想救阿羲時，會突然出現？

念頭方起，她竟然發現自己不在歐陽家的後院，眼前是一處小山，沒有雲、沒有雨，也沒有動物，安靜得連風都不見。

山壁上有一處泉眼，那股香氣是從泉眼裡冒出來的，泉眼裡汨汨地流出泉水，水在不遠處形成一個小小的水潭。

她走近掬起一捧水放在嘴邊，泉水甘甜清冽，喝下它之後，她竟覺得腹中隱隱有暖意升起，直鑽入四肢百骸，腦子變得清晰，全身上下無比舒暢。

這是……

她想起師父曾經給過一本古籍，裡頭提到，有許多人將道法作為謀奪不屬於自己東西的能力，傷天害理、壞事做盡，殊不知這樣很傻，因為天道循環、報應不爽，道士做過的壞事將會倍數還報己身。

倘若修道人能以己身長才幫助世人，積下福報無數，便能練就靈泉，有靈泉在手，不但能益身健體，滋長萬物，還能幫助更多人。

因此修道不是神神叨叨，不是為著教人畏懼，謀權奪財，道法是老天爺因悲憫世人疾苦所傳下來的奇門異法，讓有緣者得之，以助世間百姓。

所以她積下福報無數？

福報……她想起來了，前世她身邊沒有親人，曾經立下遺囑，倘若身亡，便將數十億家產全數捐給慈善機構，難道是因為如此，靈泉才會出現？

才這樣想著，予菲就聽見宋易禾的聲音，轉瞬，她又站在歐陽家後院。

呼一口氣，她彎下腰、拿起衣服往竹竿上晾曬。

宋易禾並未發現異樣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。「小丫頭，剛才那話是誰告訴妳的？」

「你啊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說過？」

「你的眼睛告訴我，你這人易為情感所困。」

「我的眼睛？」他被她搞懵了。

「感情世界裡最講究心意相通、兩情相悅，但你的眼睛一大一小，代表你喜歡的女子與你不齊心，而男左女右，你的左眼比右眼大，代表是你投入過度，對方卻沒有你這份心意。你已經二十多歲了吧，這年紀都可以當爹啦，那女方必定也已嫁給他人，既然她已經擇定方向，你又何必為她蹉跎一生？」

她竟是從他的眼睛看出來的？宋易禾訝然。

「需要我再送你幾句嗎？」她沒等他回應，自顧自往下說：「你的耳朵比眉毛高，代表你有極佳的背景，在年幼的時候受到家庭很好的教養與影響，具有成熟獨立的個性，照理來說，這種人在年少時期就該功成名就，但你的眼睛沒有神氣，缺乏足夠的精氣神，難有凝聚力，代表事業有所阻礙，所以……聽我的勸告吧！」

「第一，去接近成功的人士，讓他們的想法影響你。第二，走出去學習，讓精彩的世界開拓你的智慧，世間沒有貧窮的口袋，只有貧窮的腦袋。」

這是巴菲特的話，用在他這種紈褲子弟身上特別適合，而「成功人士」……歐陽曜就頗適合演繹。

宋易禾定定地望住她，他真是為了感情，蹉跎一生？

予菲微微一笑，知道他把話聽進去了，此人身上雖無紫氣，但五官長得好，日後定當成功，而她樂意幫助別人、喜歡廣結善緣，但願這番話能教他有所改變。

「看相算命是窺破天機的事，我得收錢，十兩銀子！」她向他伸手。

回過神，宋易禾道：「幾句話就要十兩銀子，妳這個神棍。」

「教你一件事，寧得罪小人，也別得罪神棍，因為神棍報復起人來，比小人厲害幾十倍。」她說著又把掌心往前遞兩寸。

宋易禾瞪她一眼，又喃喃地罵了句神棍，把整個錢袋子往她手上一拋。

「謝啦！」她用手背拍拍他的胸口。

他猛地往後退開兩步，緊張兮兮問：「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神棍的祝福啊！」說完，予菲笑得眼彎眉彎，將錢袋子往懷裡收，端起木盆，心裡忖度著，要想個辦法讓阿義喝點靈泉。

啥？她待阿義特別好？誰說的，她最痛恨小屁孩，如果不是竭盡全力控制住，在經過小孩身邊時，她很想伸腿踹上兩腳。

那麼，幹麼給阿義喝靈泉？不知道嗎？她要抱他家哥哥大腿呀！歐陽曜冷得像塊冰，看起來很難攻，既然如此，她只好先打下他身邊的人，再進入主戰場啊！

沒想到她才走幾步就看見歐陽曜站在後院出口，又偷聽她說話？這人……光明正大聽不好嗎？

看她走過來，他沒說話，還是一張大冰臉，她就想著，就算溫室效應再厲害，有他這種人存在，南北極的冰層也會減緩融化速度。

他不理她，她也不會主動貼上去，她懂的，這是人性，與其主動往前貼，不如保

持距離、引發好奇，讓他自發向自己靠過來，方為上策。

於是她走過他身邊時沒停下來，只是身子往後仰，瞧瞧他眉間傷口，說道：「哇，身體很好哦，傷口恢復得無比的快，看來……那個招惹你的小人很快就要遭殃，恭喜恭喜，就要撥雲見日啦。」

說完，嫣然一笑，擦過他的身、繼續往前走。

沒想到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，將她勾回自己身前。

「幹麼？」她滿眼警戒地望住他。

「妳說的每句『鬼話』，我都相信。」他湊近她，低聲道。

嗄？既是「鬼話」又都「相信」，他的邏輯有問題。

「妳要不要也幫我看看，我什麼時候能功成名就？」

「你？你不用看啊，你是天生帝命！」

她只是隨口說說，沒想到他目光一凝，手掌縮緊，疼得她齙牙咧嘴。

完了，他真的有不臣之心？她勾起他改朝換代的決心？還是……被她戳中心思，他想要殺人……滅……

「我改口、我改口。」她高舉十指，「我只是隨便說說。」

「隨便說說？」他重覆她的話，但口氣陰冷，讓四周溫度驟降。

「開個玩笑嘛。」她尷尬乾笑。

「想保命，就別亂開玩笑。」

「知道知道，我錯了，我認真幫你看相吧。你的五官長得很好，家世好，行事刻苦堅毅，日後必成大器。」她海誇胡説，只想他的蟹鉗盡快鬆開自己。

「還有呢？」

誇得不夠？行，再來，反正說好話不用錢。

「你命中注定有貴人相助，只要堅守，做任何事都會成功。你有責任感……」哇啦哇啦一大串，她的口才更上層樓。

「這些，不會是隨便說說，開個玩笑吧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絕對認真。」

這會兒他的爪子終於鬆開。她扯回自己的手臂，重獲自由。

退開兩步，她朝他伸手。「看相算命、窺破天機，給我十兩。」又道：「咱們這就約定好啦，往後要我看相也得比照辦理，銀子是少不得的。」

他從錢袋子裡掏錢，小小的一錠，絕對不足十兩，比起宋易禾給的，簡直是大巫小巫之別。

有點失望，這隻大腿有點小氣啊。「成大事者不能摳門，要不要再添點？」

他不回應。

她再補一句。「你現在的態度決定十年後你是人物還是廢物。」

她拋拋宋易禾的錢袋子，暗示他，你家朋友可大方啦，輸人不輸陣，再來一點。

他挑挑眉，還是不接話。

見他態度堅持，她嘆口氣，算了，待會再出現蟹鉗攻擊，得不償失。她搖搖頭，轉身離去。

在她背過身後，他露出笑意，溫柔的、和煦的、鮮少出現過的笑。

李氏正憋著氣等著修理陸家姊妹，只不過陳鎂推予菲入海一事，讓她不敢輕舉妄動。

李氏原本想把陳鎂送到外家待幾天，沒想一個晚上醒來，陳鎂整個人都不對勁了，眼眶發青、雙目無神，同她說話時滿臉的驚嚇，還常常抓著她說：「娘，陸予菲要害我！」

這話跟誰說、誰都不信吶，陸予菲那丫頭是個孬的，只會在背後說說壞話，惹得丈夫對她不喜，至於明刀明槍、動手打殺……這事兒自家女兒更在行。

又過幾天，陳鎂恍神的情況更嚴重了，嘴巴裡總是喃喃自語著。「陸予菲要害我。」

夜裡更嚴重，她不敢睡覺，害怕睡著後會被鬼拖去，整個晚上在院子裡晃來晃去，動不動就尖叫，吵得左鄰右舍抱怨連連。

李氏無法，只好封住她的嘴，綁她回屋。

這天清晨，陸青已經到田裡做事，予心、予念到隔壁和歐陽羲玩，予菲則準備出門洗衣。

先前她借歐陽家後院曬衣服之便，經常潛進歐陽家的廚房，偷偷往水缸裡滴入幾滴靈泉，歐陽羲喝過後，身子好得很快，身子羸弱的歐陽夫人也一天比一天健康。

李氏也起床了，想尋些吃的，沒想到廚房裡頭又是空空如也，她快步走到外頭，發現予菲又把她和予婷、陳鎂的衣服挑進另一個盆子。

新仇加舊恨，李氏上前，一巴掌往予菲後背拍去。「妳這死丫頭又想躲懶。」

猝不及防硬生生受了一下，予菲怒目相望，今天她有事，不想浪費時間做無謂的爭執，深吸氣，腰一扭，往外走去。

「妳給我站住！」李氏怒斥。

這是李氏吃虧的地方，她激動起來，嗓門震天價響，惹得滿村子上下都認定她是一個潑婦惡妻。

予菲轉身冷笑。「有事？」

「早飯呢？」

「妳要吃我做的飯？」

「不然呢？我養妳這死丫頭片子是白養的嗎？」

「這不是為妳好嗎？我心裡憋著氣呢，陳鎂做的事我還沒想好要怎麼對付，就怕自己一氣之下往飯菜裡頭加了些什麼，傷妳便罷，萬一傷了肚子裡那個……雖說裡頭是個女娃兒，可她好歹得喊我一聲姊姊……妳真想吃嗎？我現在就去做。」李氏都不怕死了，她還怕弄死李氏？予菲嘿嘿冷笑兩聲，笑得李氏打心底發毛。

「妳不要胡說，我懷的明明是個男娃兒。」她可是花一百文錢去何仙姑那裡求來換子藥，仙姑說吃下那藥，女娃兒就能變成男娃兒。

予菲歪著頭看李氏，什麼事都沒做，光是一雙眼珠子死死盯著，就看得她全身起

雞皮疙瘩。陳鎂沒說錯，陸予菲是真的變了，變得大膽，可……她不信自己治不了這賤人。

李氏抬手又要往予菲臉上搗，沒想到予菲飛快往後退幾步，呵呵冷笑道：「真是男娃兒？要不要打個賭？」

「誰要跟你賭，我說是兒子就是兒子。」李氏外強中乾，因為自己也不敢肯定，說出來的話乾巴巴的，為此惱羞成怒，到處找雞毛撣子，在予菲面前飛舞。「你這個賤皮娘，今天我不打死你，當我是個好欺負的？」

予菲一把抓住雞毛撣子，順勢將李氏拉近，鼻子對鼻子、眼對眼，目光森然，陰狠道：「你怎麼覺得我還會容忍你的無理取鬧？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豈會允許自己軟弱？勸你收手，你要是敢再碰我們姊妹一根汗毛，我保證你會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撂下話，予菲端起木盆瀟灑轉身，留下李氏在原地喘大氣，心底一陣惡寒，陸予菲……好可怕……

予菲來到河邊，看到有不少婦女在洗衣，大夥兒東家長西家短，聊得正起勁，鄉下婦人沒有太多娛樂，這樣的對話讓日子好過得多。

她彎下腰，拿起衣杵開始洗起衣服，每天這時候，她分外想念那台擁有洗衣烘衣功能的全能洗衣機。

「予菲啊，你繼母成天在家裡罵罵咧咧的，又發生什麼事啦？」

「她……」予菲垂眸、露出側臉，欲語還休，想盡辦法還原陸予菲的動作。她怕自己改變得太快太多，會讓人們把她當成巫婆，放在架子上火烤。「母親懷著孩子，心情不好。」

「唉，有娘的孩子像個寶，沒娘的孩子像根草，你啊，再忍忍，嫁出門後就好了。」鄉下人性子純樸，幫不了忙，只能說說安慰人心的話。

「可不是嗎？我們予菲模樣好、性子好，肯定能嫁個好人家。」

「是啊，你都十四歲，可以說親了，嬸子娘家有個小哥，今年十七，做人實誠勤勞，雖然有點黑，但模樣還挺周正的，要不要找個時間給你們相看相看？」

予菲抬眼眺望遠方，輕咬下唇，眉心帶著擔憂，再嘆一聲。「多謝嬸子，不過我不想嫁。」

「為什麼？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，莫非是李氏想拿捏你的婚事？」

「予心、予念年紀尚小，我怕出嫁後沒人好好教導……」

話說得隱晦，可女人一份心思七個竅，人人都聽懂了。

什麼怕沒人教導？分明就是怕後母虐待妹妹，再加上那個陳鎂，母女聯手，兩個小丫頭還要活不？想到這裡，大家紛紛同情地望向予菲。

再咬咬唇，予菲感激地看向各位嬸嫂大娘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話至此，氣氛頓時僵掉，好心的李大娘連忙開啟新話題。「陳大嫂，您小叔說的事是真是假啊？」

她這一開口，許多雙眼珠子往陳大嫂臉上瞧去。

陳大嫂的小叔子在鎮上當掌櫃，每次回來就有一堆人圍著他，聽他說說鎮上發生

的新鮮事。

「這還能有假？前幾天我家老頭去鎮上也聽說了呢。」王大媽道。

「到底是什麼事，王大媽、李大娘，妳們說清楚。」沒聽過這則八卦的小姑娘聽得心癢。

「臨近幾個鎮，最近有七個孕婦半夜被人剖開肚子，將腹中胎兒給挖走。」

「那……婦人死了嗎？」小姑娘好奇問。

「怎能不死，聽說腸子流了一地，死狀可淒慘呢。」王大媽這一說，有小姑娘嚇得掩面。

孕婦？是富貴人家想盜取紫河車入藥？予菲皺眉不語，這種陰損的事，不管在哪個朝代都聽聞過。

「巧合的是，那些小婦人年紀都很輕，才十六歲。」

此話讓予菲神經一繃，若為盜取紫河車，不必考慮年紀，何況一、兩個叫做巧，七、八個年紀相近的孕婦……這不是巧合，分明是有人刻意查明孕婦年紀，這才做下案子。

「這不，聽說現在年輕孕婦都不敢光明正大地在街上走了呢。」李大娘道。

「太可怕了，是哪個狼心狗肺的傢伙做出這等傷天害理的事。」王大媽說。

「縣太爺一個頭兩個大，聽說現在進出城門，人人都要詳盡盤查。」

「還有一件更可怕的呢。」陳大嫂開口。

「更可怕的？不會吧，這已經夠嚇人的了。」

「好歹殺孕婦的是人，我現在要說的是鬼！」

鬼？予菲眉頭揚起，嘴角掛著掩也掩不住的興味。

「有誰見鬼了嗎？」

「可不是，年初城裡來了個有錢人，姓孫，聽說子孫都在京裡當大官，他旁的沒有就是錢多，竟用兩倍價錢一口气買下幾十戶民宅，說是要拆了蓋一幢大宅子。」

「幾十戶民宅？那得有多大啊！是要自己住的嗎？還是要用來開酒樓做生意？」

「誰曉得，只聽說宅子剛拆不久就開始發生怪事。」

「什麼怪事？」

「每天都死人死在裡頭。」

有人倒抽口氣問：「真的假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，我小叔說，連續死過三個工人之後，縣太爺開始注意到這件事，派好幾個差爺在附近巡守，結果，妳猜怎樣？」

「怎樣？」眾人異口同聲。

「隔天那些官差左一個、右一個地躺滿地，像喝醉似的。縣太爺問他們發生什麼事，他們說子時過後突然颳起一陣怪風，他們被迷了眼睛，之後眼前出現一座大莊園，裡頭張燈結彩，熱鬧非凡，他們被主人家請進去一起熱鬧熱鬧，吃得肚子都撐了，喝酒喝得醉眼迷離，這才昏倒的。」

「誰家會在子時過後請客？莫不是碰到狐狸精？」

「別急別急，故事還沒說完呢。」陳大嫂道。

「那妳倒是快說啊。」

「最恐怖的來了，縣太爺審到一半，官差們突然捧著肚子喊痛，一個個靠牆吐起來，妳可知道他們吐出的是什麼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是泥土、草根，裡頭還有扭個不停的蛆，噁心死了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，這分明是見鬼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那個晚上雖然沒死人，可事情一鬧開，誰也不敢靠近那塊地。」

「這樣的話，那塊地豈不是沒用了？」

「不是有沒有用的問題，那麼一大片地空在那裡，別說晚上，連白天看起來都陰氣森森的，誰敢靠近？苦了附近的鋪子，生意壞得都快關門啦，縣太爺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，這才往京城裡遞報，看皇帝能不能讓國師下來收拾妖孽。」

予菲想了想問：「孫老爺什麼事都沒做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，買那片地可花了他不少銀子吶，他到處請道士法師，但沒有人能說出個所以然，聽說前幾天他還花大把銀子請來慈雲寺的道姑，沒想到到天才剛黑呢，就聽見那道姑在裡頭鬼哭神嚎，隔天孫老爺過去，發現道姑已經瘋了。」

「這麼厲害，是哪來的惡鬼？」

「不知道，現在只能盼著慧明大師盡快過來解決，要不三天兩頭死一個，城裡的人豈不是要死絕。」

予菲盤算著，要不要找時間去看看那塊地？

衣服洗好，她端起木盆，準備往歐陽家去。

何順娘見她起身，也連忙抱起木盆。「予菲，我跟妳一道回去。」

何順娘是陸予菲的好友，已經及笄，祖父是里正。

何順娘的爹爹也娶了後娘，因此她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如何算計後娘，只不過何順娘的繼母還算溫順恭和，把家裡照顧得不錯，待何順娘也沒啥不好，最重要的是人家嫁妝裡頭可沒有一個拖油瓶。

照理來說，何順娘大可平平靜靜地把日子給過下去，等到成親後就可以離開這個家。但何順娘心氣高，多少人來說親都看不上眼，獨獨看上從京城裡來的宋易禾。以予菲的眼光，歐陽曜怎樣都比宋易禾來得優，模樣好、人品佳，沒有背景卻年紀輕輕就能成為小將軍，本事肯定不差，這樣的人配何順娘綽綽有餘。

可惜何順娘最大的心願是進京城，不想一輩子關在小漁村，她想要到更大的世界，見更多厲害的人。

這種野心如果放在二十一世紀，她有機會變成女強人，只是在古代……對不起，就算她順利成為宋易禾的妾室，也只能一輩子關在小小後院，與一群女人大眼瞪小眼。

什麼寬廣的世界、拓展眼界……通通是癡心妄想。

何順娘看看左右，壓低聲音道：「予菲，妳說我們家和妳家的繼母，會不會被人開腸剖腹，把孩子給取了？」她的聲音裡帶著一絲興奮。

聞言，予菲心臟抖三下，是漁村女子各個膽大心壯嗎？

「不會。」她一口氣否決。

「為什麼不會，兇手不是專挑孕婦下手？」

「專挑『年輕孕婦』下手，她們都不年輕了。」

「妳家那個是老了點，不過我家繼母看起來還很年輕，興許會認錯呢？」

眼看何順娘滿心期待表情，予菲撫額，很想結束這個話題，可何順娘不想結束，張嘴閉嘴不停說著。

予菲嘆道：「順娘，妳繼母為人不差，妳幹麼非拿她當敵人看？」

「她要是生下兒子，我跟我弟弟可怎麼辦？」

「該嫁人的嫁人、該長大的長大，怎麼說妳弟都是長子，只要他肯上進，長輩定會多看重他幾分，妳別心思太重。何況妳也得替妳爹著想呀，他才三十幾歲，難道妳要他一個人孤孤單單，身邊連個伴都沒有？那不是很可憐？」

「我姑丈死後，姑姑還不是一個人把表哥帶大，為什麼我爹就不能？」

這是男女平權觀念啊，觀念沒錯，只是過度先進，與時代不符合。

予菲還想多找幾句話來說服何順娘，沒想到哭聲突然響起，悲慘的嗓音讓人後背感到一陣陰冷。

兩人面面相覷，下一瞬，何順娘急忙將予菲拉開，低聲道：「快走，免得穢氣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妳不知道？那是張家啊，張大叔不好了，請鎮裡的大夫來看，大夫說得五兩銀子藥費，可他們家窮得都快揭不開鍋啦，哪來的錢治病？連請大夫看病的錢都是村裡大家十文、五文湊出來的。大夫說不治的話，也就幾天光景了，看那模樣……」  
何順娘眼神微黯，搖頭。

一時間，兩人無語，走到分岔路上，揮揮手便各走各的。

予菲見順娘走遠了，這才往回跑，一路跑到張家。

張家房子破舊得很，張大叔就躺在唯一一張床上，眼看出氣多、入氣少，快要不成了。

張大嬸趴在床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三、四個孩子圍在旁邊，也哭成一團。

那群孩子當中最大的不過七、八歲，張大叔這一走，這一大家子真是沒法子活了。  
摸摸懷裡的荷包，前世她就有個習慣，看風水面相賺進來的錢都會捐出三成給福利機構，她常想自己能活到二、三十歲都無災無痛，肯定和自己做好事有關。  
昨兒個，宋易禾傻傻的把荷包給了她，裡頭有二十幾兩，加上歐陽曜給的將近三十兩。

她拿出十兩銀子，走到張大嬸身邊，悄悄把銀錠遞給她。

看見掌心的銀錠子，張大嬸傻了。「予菲，妳……」

「別說啦，張大嬸快去給大叔買藥吧。」

「不行啊，這麼多錢，我賣掉自己都還不起，何況妳哪來的錢？」

「錢不是我的，是歐陽曜的，他和你們不熟，不好親自給你們，這才託我送過來。  
人家為善不欲人知，根本沒要您還，您可千萬別到處嚷嚷，否則以後村裡誰有困難全找上歐陽家，豈不是恩將仇報？」她扯了歐陽曜這把大旗當理由。

張大嬸聞言頭一點一點的。

予菲微笑，把人往外推。「快去給張大叔抓藥，遲了可不行。」

張大嬸回過神，慌慌張張跑出家裡。

予菲拍拍張家長子肩膀。「大寶，你帶弟弟妹妹到廚房，找點東西給他們吃，再幫他們把頭、臉、手腳都洗洗，我先在這裡幫你照顧一下張大叔。」

張大寶乖巧點頭，把弟弟妹妹帶出房門。

予菲看看左右沒人，坐到床沿，打開掌心，心念一起，靈泉順著手指滴下來。

恰好張大叔嘴巴微張用口呼吸，一滴一滴的靈泉緩緩滴進他嘴裡。

沒多久，他的呼吸變得綿長，慘白的臉出現一絲血色。

正當予菲鬆口氣時——

「妳給他吃了什麼？」

### 第三章 法術只對他失效

予菲側眼，對上歐陽曜鷹隼般的銳利眼睛，他好像什麼都明瞭，明瞭得令她心慌意亂。

大步進屋，他再問一次。「妳給他吃什麼？」

她睜眼說瞎話，翻掌覆掌，笑得自然大方。「你看錯了吧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
冷眼看她，他很清楚自己這副表情會讓人心生畏懼，但她還是眉開眼笑，好像他有多溫和親切似的。

目光對峙，第一回合，歐陽曜落敗。

好，暫且當他眼花，當他沒看見她掌心滴下來的東西，那……眼花之餘，他不會也耳背了吧。

「說說，什麼叫做為善不欲人知，什麼時候我託妳贈銀？」

他從村外回來，碰見要離村的張大嬸，看見自己，她二話不說就跪下來，感激他的救命之恩、為善不欲人知……他這才曉得，在不知道的時候，自己成了張家的大恩人。

予菲歪著頭看他，然後長嘆一口氣道：「我實在不想說你難搞，但你真的很難搞，憑白無故送上門的好處收著就是，何必追根究底？就讓張大嬸拿你當救命恩人，不好嗎？」

「不好。」

「不好？」她衝著他皺眉、搖搖頭，而後朝他伸手，「既然如此……十兩。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你給十兩，不就落實我的話，你確實為善不欲人知，確實是張家的救命恩人，張大嬸的感激可以收得理直氣壯、理所當然，不會有半點罪惡感，行了吧？」

這是哪門子說法，他幾時有罪惡感？幾時想要理所當然、理直氣壯？

「陸予菲。」他嚴肅面容。

「我在。」她嘻皮笑臉。

「不要替別人作主，尤其是作我的主。」

「行，歐陽公子說的算，今日本人犯的過錯，保證日後不會再犯。」說著她攤攤

手退後幾步，退到門邊抱起木盆，轉身就想跑。

可他速度更快，她才跑過三五步，他就一把抓住她的後領，將她提起來。

要不是她手腳靈活，要不是她死命抱住木盆不放，這會兒她又得去河邊一次。

「君子動口不動手哦。」她警告他。

「我從沒說自己是君子。」

「有沒有人教過你，對於淑女應該體貼溫柔。」

「妳什麼時候變成淑女？」

「就算我不是淑女，也請放開我。」

「憑什麼？」

她用力吐氣。「你這樣很不行欸，你知不知道，對女人動手的男人都是廢渣，知不知道有本事的男人靠智力征服人，沒本事的才靠武力征服人。」

原來他不但是個廢渣，還沒本事。

歐陽曜不想笑的，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笑，她明明很生氣，明明咬牙切齒的表情一點都不美麗，可他竟覺得她很可愛，可愛到……心臟莫名其妙地怦怦怦連跳三下。

「怎麼辦？我就是喜歡以武力征服人。」

哼！欺負她沒有武力嗎？予菲手抱木盆，沒辦法動手，只能用腳踢，可她踢到的……是肉腿還是鐵柱子啊，他文風不動，她的腳卻隱隱作痛。

「歐陽曜，你放手！」

「不放。」他眉開眼笑，果然，以智取人遠遠不如以武服人來得爽快。

不放？他知不知道這種提小雞的動作很汙辱人？前世她可是人人尊敬的大師，別說被人提領子，就是碰一根寒毛也不行。偏偏來到這個萬惡的古代，這個沒人權、不懂男女平等的時代……嗚，她想回家……

突然間就委屈了？歐陽曜下意識鬆手，沒想到她整個人就這樣摔在地上，這一摔不打緊，護上半天的木盆掉到地上，衣服全白洗了。

予菲氣極敗壞，決定代替月亮懲罰……壞人！

她手指掐訣、嘴巴唸唸有詞……

先說哦，這是不對的行為，身為學道者，不能以法力欺人，但她這、這是……自尊嚴重受損，需要彌補。

「……法法奉行，急急如律令，開！」予菲引陰煞上他的身，可……

Why？為什麼沒作用，她的法力呢？為什麼陰煞纏不了他的身？

不信邪，她再來一次，指掐訣、口念咒，往他身上一點……

絲、毫、無、用？

她的法術對他無用？活兩輩子她還沒碰過這樣的事，怎麼會？會不會是她的法力失蹤？

剛穿越而來，為保障自身安全，上面那位讓她保有短暫法術，現在、沒了？

如果真是這樣……完蛋，她啥都不會啊，不會做菜、不會醫藥、不會從商……她連這時代女子最基本的女紅都不懂，日子要怎麼混？

見予菲一動不動，歐陽曜懷疑，她被點穴了？

他彎腰與她平視，見她在怔忡中，他輕輕推她。「妳怎麼了？」

她呆呆抬頭，呆呆搖頭，呆呆地撿起弄髒的衣服，呆呆往門外走，她很呆，呆得無法想像未來要靠什麼生活。

他跟在呆呆的她身後，再問一次。「妳怎麼了？」

她無法回答，如果知道怎麼了，情況會容易些，可偏偏就是不知道呀。

垂眉、垮肩，無奈壓得她挺不直背，她低著頭緩步往前走。

他不放心，跟在她身後。

這時，一聲尖銳叫喊破空而來。「陸予菲！」

遠遠地，予菲看見一張發青變黑的臉，陳鎂……才幾個晚上她就變成這個樣子？所以她的法術還在？

試試……吧？予菲悄悄唸咒，手背在身後掐訣，飛快朝她一指，瞬間，纏在陳鎂身上的煞氣消失，臉上的黑霧稍淡。

陳鎂不再感到寒冷，陽光照在身上，出現陣陣暖意，她整個人突然變得輕鬆，連喘氣都覺得舒服，恍若重獲新生。

陳鎂鬆口氣，予菲也跟著鬆口氣。

太好了！還在，她的法術還在！

再次確定，念咒掐訣，予菲引陰煞上陳鎂的身，下一刻黑霧罩上，陳鎂的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變黑，整個人又開始感覺陣陣陰寒加身。

沒丟，她的法術還在！予菲無比開心、無比激動、無比感激，謝謝祖師爺，謝謝上面那位，謝謝他們讓她保留最熟悉的技能。

所以她的法術只是無法在歐陽曜身上發生作用？還好……這個結論她能夠接受。她笑了，彎彎的眉、彎彎的眼、彎彎的嘴角，臉上的彎彎讓歐陽曜心情跟著好起來。

不生氣了？不發呆了？他因為她的開心而開心。

相反地，予菲臉上的彎彎讓陳鎂抓狂。

接連幾個晚上被鬼追殺，陳鎂快瘋啦，她設想過無數可能，最後猜測肯定是予菲給她下毒，她本想低聲下氣哀求予菲收手，卻沒想到竟會看見歐陽曜緊緊跟在予菲身後，當即忘記原計劃中的「低聲下氣」、「軟聲哀求」，控制不住怒火中燒。憑什麼！她才幾天沒出門，這賤蹄子就纏上歐陽公子？那是她先看上的男人啊！陳鎂衝上前，習慣性抬手就要用人巴掌。

予菲沒料到她玩這麼大，來不及閃躲，見大掌落下，她直覺閉上眼睛，等待清脆聲響。

這時突然橫插進來一隻手，拯救了予菲可憐的小臉頰。

陳鎂發現手被歐陽曜「握」住，她黑得發紫的臉龐出現一絲緋紅。

愛情的力量啊！

「歐陽公子。」陳鎂軟軟一聲撒嬌，喊得予菲雞皮疙瘩林立。

歐陽曜皺眉，放開她，另一手將予菲拉到自己身後，擺出保護姿態。

看到這動作，陳鎂不依了，嚷嚷道：「歐陽公子，你怎能護著她，你不知道這賤人對我做過什麼，她下毒，害我吃不下睡不著，害我作惡夢，害我嘔吐，害我……」哇啦哇啦一大串，講到最後，連月事失調都跟她有關係。

歐陽曜揚眉，一臉興味地看向予菲。「這些都是妳做的？」

「我要是有這麼厲害，早當仙女去了，幹麼還當人呢？」

陳鎂繼續嚷嚷，「就是妳，是妳親口說害我的。」

「陳鎂，妳看我的臉。我像白癡嗎？哪個殺人兇手不藏著躲著，還跑到人前嚷嚷『沒錯沒錯，那個白癡是我殺的』？」

「如果妳懷疑我下毒，就去鎮上請大夫瞧瞧，別成天疑神疑鬼，老認為旁人在使壞，何況我這小腿小手臂的，哪敵得過妳的肥膀子，不被壓著打已是祖先保佑，欺負妳？說笑吧！」

「陸予菲，妳說我胖？」

胖是陳鎂的痛處，吃不飽已經夠可憐，成天餓肚子還發胖，那就是天地不仁了，予菲還拿這點攻擊，真的有失厚道。

「我沒說妳胖，只說妳膀子壯碩，那可是讚美吶，不信妳問問歐陽曜，軍隊裡是不是人人以壯碩膀子為傲？」

她又不是士兵，誰要一雙壯碩膀子？陳鎂氣恨不已，不知陸予菲怎會變成這樣，以前她哪有膽子在人前同自己對峙，她只會默默掉著淚，任由自己打罵呀。

陳鎂的心聲要是讓予菲聽見，肯定要說：「妳傻的啊，無聲啜泣比當眾抗議更威更猛更厲害！」

「歐陽公子，你看她欺負我。」陳鎂跺腳嬌嗔，惹得歐陽曜一股惡寒。

慘不忍睹吶，陳鎂以為裝可憐是那麼好演的嗎？那可是需要美貌支持呀！

「唉呀，小心！妳一跺，象腿就能踩死三千六百隻螞蟻，那可是三千六百條生靈啊。」

「妳罵我象腿！」

「不、我是羨慕，妳手能打南山猛虎，腳能踢北海蛟龍，歐陽公子，你們軍隊裡缺不缺一個花木蘭？」

予菲態度很痞，痞到令陳鎂氣得暴跳如雷，因嘴上贏不了，她很想動手，偏偏予菲躲在歐陽曜身後，讓一堵厚實安全的城牆護著，她氣到不知如何是好，予菲卻覺得安全感爆棚。

「歐陽公子，你別聽她的，她一直都在害我。」

「我害妳？妳記錯了吧，不是妳推我下海的嗎？放心，那件事有人證，妳賴不掉的。」

人證？陳鎂倒抽口氣，不會吧……

這幾天她縮頭縮腦，不敢在繼父跟前出現，就怕陸予菲發難，確定風平浪靜後，她還以為陸予菲是害怕娘的手段，不敢輕易將此事說出口，沒想到……

誰是人證，歐陽公子嗎？所以他才處處護著她？歐陽公子認定自己是壞人？那麼……歐陽公子不喜歡她了！

突地一聲尖叫，陳鎂轉身往陸家方向跑，腳程很快，快到讓人不解，這麼胖的身軀怎麼能那麼輕盈？

此地無銀三百兩，陳鎂的表現宣告陸予菲所言非虛。

予菲看著陳鎂的背影，像隻得逞的小狐狸，笑成朵花兒般，無比可愛。

她抬眉，發現歐陽曜的眼珠子黏在自己身上，半天都轉不開，怎麼，突然發覺本小姐年輕貌美、很好啃？如果是的話，以前幹麼去了？

起初她還能痞笑回望，可是他看她的時間太久，看到她心裡微微發慌，咬唇亂扯。

「公子也會看相？」

他笑道：「看相是妳的本事，不是我的。」他沒發覺，不愛笑的他，在陸予菲面前露出笑容的頻率太過頻繁。

「既然不會，幹麼一直看我？」

「妳說呢？」

他往前彎腰，她往後仰，這是在考驗她的柔軟度？

「要我說嗎？」予菲一雙大眼睛骨碌碌地轉動。「我說……你近日額頭正中的官祿宮和兩旁的天倉圓潤飽滿，應該會升官加薪，而且你的眼神明亮、眉毛顏色潤澤，說明你最近會有好運。」

「我依稀記得，妳說的是我犯小人。」

「你奸門的傷口好了呀，小人害不了你，反倒自害。」話出口，她才發覺這人莫非是屬海星的，才幾天功夫，傷疤就淡得幾乎看不見，超強的復原力啊。

自害？她又說對了，散播謠言那人被罰半年俸祿與勞役。

「妳真的會看相。」他早就相信了，說這話不過是再度確認。

「當然，不然你認為我只會唬人嗎？十天之內，我包你升官發財。」

「又幫我看一次相？這回我該給妳多少銀兩？」

「這點小事，談錢傷感情。」開玩笑，把他巴結好了，以後還怕沒有金山銀山？前世她就是用這招廣結人脈……呃、不，是廣結善緣的。

「這可是堪破天機的大事，不是？」

「確實，不過……不佔便宜是教養，人情往來是修養，剛剛你從陳鎂的虎口下把我救出來，這點小事就當回饋，你現在要做的是努力、努力再努力，努力成為人上人。」她握緊拳頭，說得很用力，他得當人上人，她的討好才有意義啊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如果成功了，放屁都有道理；你如果失敗了，再有道理都是放屁，所以你要立定志向，朝成功邁進。你辦得到的，我看好你！」

她信心滿滿地凝睇他，灼灼的目光像在看金山銀山那樣。

回看她的表情，讓他再也忍俊不住捧腹大笑。

陳鎂越來越憔悴，眼眶黑得能拿來磨墨了。

李氏用暗槓的私房錢給她請大夫，可……那又不是病，大夫能怎麼說？講來講去，

除多思多慮、肝氣鬱結之外，再也說不出其他。

李氏私房錢有限，吃過三、五服藥也不見成效後，只能放任陳鎂繼續在惡夢中被鬼追，放任她大白天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，啥事也不幹。

現在唯一能讓陳鎂提起精神的，就是予菲到她面前晃晃，陰笑兩聲，然後她就會放聲大喊。「她要殺我！」

再然後，李氏會拿著掃把追殺予菲，搞得雞飛狗跳。

這種遊戲很無聊，如果李氏不來挑釁，予菲自然不會閒到去惹陳鎂。

Crescent Family